



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」 成立之緣起與其基本旨趣

東海大學哲學系教授 蔡仁厚

民國以來，中國哲學之研究，一直未入軌轍。而大學哲學系有關中國哲學之教學，亦未能形成規格。有志中國哲學之青年，能顯才慧而有創意者雖時有其人，又因缺少適當之指導而難能竟其前功。大好嘉糧，往往「苗而不秀，秀而不實」。浪費人才，愧負青年，莫此為甚。

且哲學之研究與青年之成才，非長期連續不為功。大學與研究所，不過奠其初基而已。如無學位後之研究環境加以培養，亦難卓然有成，而蔚為國家學術之棟幹。

近年以來，歐美治中國學問者，已漸由語文、歷史之研究，而進入哲學思想之層次。然台灣之學術研究環境無法滿足彼等之需求，故研究中國思想者，多過台不留而轉赴日本，甚且遠走大陸，此真中華民國之大恥。吾人如不能開闢一研究中國哲學之良好園地，則不但無以上對先哲，抑且愧負來華遊學之外邦人士。據此而觀，成立「中國哲學研究中心」，實乃刻不容緩之事。

二

上述情形，牟宗三先生感受最深最切，亦最具精誠而願為國家學術盡其心力。然機緣不備，空勞想像。同人等感於牟先生之學術公心，乃相商擬訂有關研究中心之全套計畫與各項規章，自民國七十二年秋月開始，連續進行數番之努力。原初之構想，是希望得到政府支持。吾人以為，公家只須善撥一筆經費，以贊其成，即可不任其事而坐收弘揚學術培養人才之實效。如此，豈非上上之策乎？但幾經溝通，始終不得要領。之後，有關方面欲在中研院成立哲學研究所。此本是國家之責，但彼中學風，素不尊重民族文化之傳統，即使勉強成立，亦不免駁雜。且國家尊師儒，必有其道，不得其道，賢者不敢受也。而牟先生亦認為勉強牽合，既不合多元原則，亦不合統籌原則。次年夏，又經海外學人建言，改採十年計畫之方式，但研究計畫送出之後，主事者乃多所瞻顧，最後僅允在公立大學設

講座，禮請牟先生返台講學，而寄望公家支持成立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之願望，終告落空。

七十五年，同人等改弦易轍，決定先成立「東方人文學術研究基金會」，為研究中心奠定基礎。幸蒙熱心學術人士之贊助，基金會得於次年正式立案。二年來，基金會之數已累至千萬，乃於月前租得台北麗水街房舍一棟，作為研究中心之基址。多年心願，至此初步獲償。

三

研究中心設立之宗旨，在於結合同道，以分工合作之方式，長期而有系統地整理中國哲學典籍，疏解中國哲學思想，闡揚中國哲學精神，以光大中國哲學之傳統，延續中國文化之生命。

依當初之設計，研究中心之研究人員，依其資歷分為高級研究員、研究員、副研究員、助理研究員等。專任研究人員各依其研究計畫，或擔任哲學原典之疏解，或擔任哲學專題之研究，並主持或出席定期之學術研討。兼任研究人員則依其計畫進行單項之研究工作。

同時，為延續哲學之慧命，擴大文化之影響，研究中心擬定三項任務。一是盡量邀約有學位之青年學者為研究人員，期以十年薰陶講習之功，培養新一代之中國哲學師資。二是設置哲學講座，利用夜間開設中國哲學課程，供大學在校學生與社會青年修習。三是安排學術座談或小型討論會，協助並指導外國人士與留華學生研習中國哲學，以加強文化學術之交流。

此外，如發行學術期刊，出版研究專書，選輯文獻資料，皆將次第進行，期能以真實之成果還報於社會。

四

如今改採自力更生之辦法，先行開張，經費既甚拮据，設備更無着落。以是，目前無法多聘專任研究人員，只能就地取材，邀約各大學現任教授為兼任研究員。而研究之進行，亦暫以典籍文獻之疏解與中國哲學史之編寫為重點。其他應做之工作，當視今後之發展隨宜進行。

研究中心之工作，乃純客觀之學術研究。參加研究工作之學者，宜將個人之學術見解與學術主張簡別出來，而為客觀之學術貢獻心力。典籍之疏解，固當根據文獻，作恰當相應之詮釋；哲學專題之研究，亦應服從學術之公，表述義理之實。必須如此，方是對學術負責之態度，方能做出客觀之學術成績。

中國哲學，自有其思想規路，自有其義理法度。而近世誦中國哲學者，往往睽隔重重，不得其實。荒腔走板者有之，牽強附會者有之，虛飾夸奢者有之，割裂曲解者亦有之；而黨同伐異，死不服善者，則尤為學術之公賊。

中國哲學研究中心之學術使命，固當闢邪謬以顯正理。同人等學思或有未深粹，才能或有未堅實，然精誠不懈，守正而為，則是可以自矢者。